

# 族群理论与中国的族群研究

陈心林

湖北民族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中央民族大学,北京 100081)

**摘要:**族群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主题,文章评述了西方族群理论的发展历程及中国族群研究的状况,分析了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针对当前我国族群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初步的看法。

**关键词:**族群; 族群性; 本土化

**中图分类号:** C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681(2006)01-0005-06

## Ethnic Group Theory and Ethnic Groups Research in China

CHEN Xin-lin

**Abstract:** Ethnic group is one of important subjects in contemporar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s ethnic group theory and ethnic groups research situation in China. It also analysed the 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application of the ethnic group theory to Chinese practice, some initiatory perspective were also been mention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blem of current ethnic groups research in China.

**Key words:** ethnic group; ethnicity; localization

### 族群理论在西方的发展

族群冲突是当今社会一个棘手而又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延续至今的中东问题,到近年来的南斯拉夫内战、美国“9·11”事件,族群间的不平等关系和冲突都是其中的一个重要诱因。有学者指出,“在欧洲大陆另一端,从前的苏联已经分裂为二十个以民族群体为基础的国家,随着欧洲中部和东部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消失,民族和少数民族问题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力量出现了。在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发生的是,西欧国家正走向紧密的经济、政治甚至可能是文化的一体化。但在这时,族群的特征也在近几年中变成重要的问题。”<sup>①</sup>与此相呼应的是,族群与族群性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主题。

族群理论上世纪 30 年代在西方兴起时,其社会已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正向现代化迈进,与之相伴随的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即是某些族群的退步、萎缩、及族群间的冲突。族群研究即是谋求社会的和谐发展而作出的探索,其研究的对象一般是“那些在人口和国家政治上居绝对劣势的非主体民族”,<sup>②</sup>与主体族群一般有着较大的经济、文化甚至种族差异,例如美国族群研究者经常的研究对象便是亚裔、非裔美国人及印第安人等。其研究也多关注族群间的竞争,而

对族群间可能存在的共生、合作关注不够。<sup>③</sup>此外,西方的族群研究多集中在城市社区和移民群体,随着“二战”以后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这一趋势愈加明显。

早期的研究者多认为族群是一个有着诸如语言、宗教、习俗甚至体质等共同的客观文化特征的人群,可以称之为客观文化特征理论。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族群主要是一种主观认同和社会文化建构的结果,其形成和维持赖其边界的存续,可以称之为主观认同理论。近年来,西方学界有把两种理论结合起来、各去其偏颇的趋势。

#### 一、族群的客观文化特征理论

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认为族群是由一系列客观的、可以观察得到的文化特征来界定的,文化的某些方面常常构成族群文化的核心特征,如语言、习俗、起源神话、英雄故事等。同时,这一理论还认为族群的文化特征是可以遗传或濡化的。

Melvin Tumin 认为族群因表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自然拥有某种特殊的身份。<sup>④</sup> Bromley 认为族群的要素包括共同的文化特征、共同的心理素质、共同地域及族称等。<sup>⑤</sup> Raoul Naroll 也认为族群可以由客观的文化特征来界定。<sup>⑥</sup>

随着族群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这种客观文化特征理论。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族群和文化并不能构成一个比较严谨的对应关系,不同的族群常能共享某些核心

收稿日期: 2005-05-16

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 2004 年重点研究项目: 鄂部方言区土家族族群性研究》中期成果。

作者简介: 陈心林(1975-),男,湖北安陆市人,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 讲师,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南方民族社会历史与文化。

的文化丛,如某些世界性的语言和宗教常对应人口众多、分布广泛的众多族群。而且以文化特征来区分人群本身就是一个歧异纷出的做法,因为影响文化生成、传承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地理生态环境、历史传统等,使之常呈现为一种‘连续谱’而无法截然划分。客观特征论者常为了强调族群文化的同一性和独特性,而不能看到或有意忽略其文化内部的差异性,及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影响;强调族群的静态不变的一面,而无视其动态变迁的一面。

## 二、族群的主观认同理论

“认同”(Identity)最早是由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心理学上的一个概念,其一般的含义是指个体在社会中与某些个体联系起来、而与其他个体区分开来的自我意识,后来被引入族群研究之中,其意义也有较大变化,不仅指族群个体对自我归属与区分的意识,也强调他者对这种关系的认识,即“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族群的主观认同理论是在对客观文化特征理论质疑和批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954年,Leach通过对克钦人的研究指出客观文化特征不能作为族群划分的标准。缅甸高地的克钦人与掸族人之间的差别,是由克钦人主观确定的,而克钦社区内部实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sup>⑦</sup>稍后,P. H. Gulliver以非洲Jie人为例,说明人们为了凝聚、合理化当前的族群关系,会选择性地建构历史和世系。<sup>⑧</sup>Michael Moerman对泰国Lue人的研究表明,每个人都会因情境和需要而选择认同的标准。<sup>⑨</sup>

1969年,Fredrik Barth主编的《族群和边界》一书,更是主观认同理论的集体亮相。<sup>⑩</sup>他们认为,族群主要是由其成员自我认定和建构的范畴,其形成和维持的主要因素是其边界,而非文化、体质上的特征;族群的边界不一定是自然地理边界,更是指社会边界,而后者通常都是情境性和建构性的。族群不是单独存在的,它存在于与其他族群的互动关系之中:异族与我族、边缘与核心、移民与土著等等。Barth等人的理论受到了极高评价,以至形成了族群边界理论,或曰对峙理论,影响至今。

也有学者指出,人类群体从来不是完全同质的,日益扩大和加深的人群、文化之间的交流,进一步增加了族群、文化的异质性,使得以文化特征来界定族群愈发不可能。<sup>⑪</sup>Nagata考察了马来西亚的“多元社会”,证实了含糊不清、变化无常的边界是族群间的一种自然状态,文化或行为特征具有可操作性。<sup>⑫</sup>即使在长期以客观文化特征来界定族群的前苏联,现在也“倾向于把它看成是知识分子的建构,在该建构中,族群情感以文化中的历史差异、神话传说以及在各自情境中形成的概念和理论为基础发展起来。”<sup>⑬</sup>安东尼·吉登斯认为,“族群认同也是社会构建的结果,在这一点上它丝毫不亚于民族认同。所有的族群认同在某些程度上都是运用权力的结果,并且是从多样化的文化资源中创造出来的。”<sup>⑭</sup>尽管持主观认同观点的学者都同意族群是主观认同的结果,但对这种认同的根源何在却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可以称之为根基论或原生论,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天赋、原生的情感,对于族群成员而言,原生性的情感是非理性的、下意识的,基于此之上的族群认同可以跨越世代和地理阻隔而传承。但根基论者并非认为族群认同可以通过生物遗传而获得,而是认为个体出生后所置身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环境造就了这种情感,即是族群文化

濡化的结果。如F. keyes认为,世系和血统的联系是族群认同的核心要素之一,然而,一个族群对自己世系和血统一致性的宣称,更多的是一种文化观念传承的结果,而非对自然事实的确认。<sup>⑮</sup>许多学者指出亲属制度对于族群认同的产生具有重要意义,Fishman认为族群性是亲属体验的最上限。<sup>⑯</sup>Geertz亦认为族群情感是经由亲属制度传承的先天资赋。<sup>⑰</sup>

第二种观点可以称之为工具论或情境论。此种观点认为族群认同是多重的,个体会因现实的需要,以自我为中心,依据具体的情境来选择。现实情境的改变尤其是危机或机遇的出现会强化、激发甚至创造族群认同,‘原则上是,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我们会宣称最小的共同认同,来增进彼此最大的凝聚。’<sup>⑱</sup>因而,族群认同是人们在政治、经济甚至文化利益的角逐中所操控的工具之一。

其实,无论是以客观文化特征还是以主观认同来界定族群,都有可取之处。前者描述了族群的内涵,后者着眼于其边界及变迁;前者侧重于族群整体内涵的描述,后者更注重族群成员个体的特征。同样,工具性与根基性也是族群性的一体之两面,缺少一方,则另一方也很难成立,或不易为继。很多学者倾向于把两者结合起来。Max Weber是最早给出族群定义的学者,已表现出了这种倾向,认为族群具有“体型、习俗或两者兼备的类似特征,或者由于对殖民和移民的记忆而在渊源上有共同主观信念的人群,这种信念对于族群形成非常重要,而不一定涉及客观血缘关系是否存在。”<sup>⑲</sup>而F. keyes更把族群视为一种陀螺,内容、形式和边界可以发生很大偏转,但中心点仍能保持不变。<sup>⑳</sup>

## 三、国外学者对中国大陆族群的研究

1980年以前,国外人类学家到大陆作田野调查存在许多不便之处,所以他们往往以港、台等地作为调查的首选之地。随着1980年以后大陆在各个领域的逐步开放,一些国外的人类学家也开始到大陆研究我国现实的族群关系。就我所见,比较重要的成果有《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sup>㉑</sup>《殇史与客家认同的建构》、<sup>㉒</sup>《畲族的族群认同与客家的文化影响》、<sup>㉓</sup>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sup>㉔</sup>、《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 s Ethnic Frontiers》<sup>㉕</sup>、《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sup>㉖</sup>等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的倾象,是认为中国的民族识别主要是为了便于国家对各个族群的管理,认为我国的民族具有很大的建构性的特点,经常被作为一种分配、角逐利益的可操作性的工具来运用。比如郝瑞先生认为,“中国进行民族识别的目的并不是要根据西方人类学关于主位意识的标准来识别国内所有的少数民族。……中国民族识别的目的在于识别出一些在数量上易于管理的族群以便推进地方政治‘自治’并在少数民族地区实施发展和教育方面的计划。”<sup>㉗</sup>“彝族这一范畴不是由彝族人自己创造的,而是由管理他们,与他们争斗又与他们往来的汉族人创造的,是由中国和西方研究他们的学者们创造的。”<sup>㉘</sup>同时,他们认为民族是我国一个特有的概念,与西方的任何范畴都不相同,我国现有的民族概念及理论并不符合我国族群发展的历史进程,主张在中国的族群研究中应引入“ethnic group”的概念。

尽管国外学者对中国族群状况的研究存在着以西方理论律中国现实之弊,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的确揭示了某



些以前为我们所忽视的现象,推动了我国民族和族群研究的深化与细化。如郝瑞先生曾深有见地的指出,“原先族群的主位分类与国家民族识别的客位分类两相分离的情形”,在我国的族群认同实践中正走向两者的融合。<sup>②</sup>

## 中国的族群研究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我国台湾学者首先运用族群理论研究台湾本土社会及海外华人,并不断进行理论上的修正与检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大陆学术气氛的活跃,伴随着对民族概念及相关理论的商榷,族群理论逐渐被引进来,至今仍处在热烈争鸣之中。族群理论作为一个生发于西方社会和学术土壤的概念,在运用于中国实际时,必然要面临一个检验和修正的问题,而“任何以其他地区民族志为基础发展出来的理论要通过普同有效性的考验,以中国的材料进行验证,通常都是最艰难的一关。”<sup>③</sup>中国的族群有着不同于西方的形成和维继的社会文化基础。自先秦以来,我国传统的民族观念便主要以文化来明“夷夏之辨”,不强调主权的观念,与西欧的民族——国家传统有很大不同。我国地域辽阔,生态环境与族群文化多样。以现状来看,我国各少数民族多居住在边远的农村,且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生计方式还是以农业、畜牧业或渔业为主,现代化的道路漫长而不无艰难,“中国还没有发展到这样的地步,即许多小而分散的群体在族群运动中联合起来。这些运动是城市化与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在这样的社会中族群认同不再像以往那样与地方社区发生密切联系。”<sup>④</sup>我国的族群及族群关系受地方的“小传统”、生态环境及资源分配与竞争体系影响很大,其意义也必须置于相应的“地方性知识”体系之中才可能得到更好的阐释。更为重要的是,自 1949 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对少数民族予以优待的政策,民族“法律上的平等”已基本实现,这与西方国家强调“个体平等”的传统有很大不同,也使得我国的族群关系与西方有很大不同。

### 一、民族和族群理论的争鸣

台湾学术界较早运用族群理论来研究岛内和大陆的族群现象,成果很多。<sup>⑤</sup>台湾学界对族群理论的探讨,主要依据的是岛内的社会文化背景,而台湾地区的族群关系,“几乎完全是战后台湾人和大陆人之间政治、经济、社会各个层面互动的结果……。两个族群感觉到强烈的族群分别,因此被创造出来。以前是不曾存在过的。”<sup>⑥</sup>加之两岸长期的隔离及学术之外因素的影响,使得一些台湾学者对大陆的族群状况的认识有欠准确甚至误解之处。台湾学者基本上都认为族群依靠其成员的主观认同和边界得以界定,也认为大陆的民族概念更多地是“民族识别”的结果,是共产党政府为便于行政管理而采取的制度性安排。如谢世忠认为,“中共统治下的非汉族群,除极少数未被识别属于何族的人之外,每一个成员都被安排进某一官定的族类范畴之内,这个属性是不能怀疑或改变的,而一个人属于哪一族的最后决定权,则在拥有‘科学’证据的专家干部手中,当事者本身往往是被动的。”<sup>⑦</sup>大陆的族群研究在对台湾学界的族群理论进行借鉴时,也必须对之进行检验,作出回应。

部分大陆学者坚持认为我国的民族识别是科学的,民族概念及其相关理论也是符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的。田敏先生认为族群概念不能取代民族概念,后者比前者更本质、更

深刻,“族群具有极强的可变性……,而民族则……具有极强的稳定性,……族群可以通过人为的推动来整合,而民族则永远不可能基于人的意志来拼凑。”<sup>⑧</sup>阮西湖先生认为“我国 56 个民族在各自漫长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从氏族到部落,又从部落发展到民族,……这是世界人们共同体发展的普遍规律。我不知道,‘族群’是处在人们共同体发展的哪一个阶段”,“‘族群’术语之于人类学既没有现实意义,更没有理论意义。”<sup>⑨</sup>阮先生的论断略有牵强之嫌,事实上,我国目前所认定的 56 个民族从人口规模、文化传统到民族识别前的社会性质都有相当的不同,很难用一种模式来涵盖。比较而言,陈志明先生的观点更能引人深思,他认为“中国的人类学者不必硬让自己国内的分类去配合英美人类学的分类。英美的人类学没有‘民族’这个概念,这是英美人类学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类学的不足。”<sup>⑩</sup>这提醒我们不应盲从于国外的学术潮流,但若我们能正视我国固有的民族概念及其理论体系之不足,分析族群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之可行性与助益,岂非善莫大焉。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已经把自己的英译名从“The State Nationality Affairs Commission”,改成“The State Ethnic Affairs Commission”。<sup>⑪</sup>这也似乎反映了官方的某种取向。

更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对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民族理论体系进行反思,作为一个更具包容性、文化性的概念,族群概念有助于更好地分析和理解我国各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现实状况。下面从如下几方面予以评述。

### (一)对我国民族理论及其实践的反思

我国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形成和发展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学术界和行政体系长期认同的是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80 年代以来,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民族概念及民族识别、民族工作和民族政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有学者指出 1949 年以来中国的各个族群“实际上是处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而把它们统统放到一个框架里,使用相同的标准来进行‘民族识别’,虽然从行政管理上只能这样操作,但从学术角度看是不科学的”。<sup>⑫</sup>有学者认为应对我国的民族识别工作进行再认识,指出“将民族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范畴的单位进行识别,并固定下来,是难以反映民族这一历史现象及其认同的长期发展变化的。”<sup>⑬</sup>王希恩先生认为“正在进行和未来进行的民族建设只能把目标停留在国家的政治统一和稳定,而不能再企望全体国民文化和族性上的同质化。”<sup>⑭</sup>这一见解对于我国的民族工作无疑具有警示和前瞻的作用。我国民族政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在全体国民中正式明确个体的“民族身份”,并使之固定化,这种制度性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在“民族平等”。马戎先生深有见地地指出,这种制度性安排无疑会唤醒甚至创造人们的“族群意识”,这种把各族群成员清晰地区别开来的做法,显然不利于族群之间的交往和融合。<sup>⑮</sup>迄今为止,学者们关于我国民族理论及民族政策的反思都是从学术研究的立场出发的,并无意否认其巨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 (二)对族群理论的探讨

在我国学界关于族群理论的探讨中,族群概念一直是最引人注目的,至今仍可谓众说纷纭。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文社科领域的概念本就难以厘清;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西治学传统之不同,西方学界似乎更注重解决问题,不太强求概念工

具的普遍意义,而我国学界似乎更强调体系的完整与理论的普遍意义。较早的族群定义还是倾向于从文化特质上来予以界定,如认为族群是“一种社会群体。它根据一组特殊的文化特质构成的文化丛或民族特质而在一个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在宗教、语言、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的整体方面的特征,以及在民族和地理的共同渊源上,使它有别于其他的社会群体。”<sup>③</sup>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在界定族群时更加注重族群的主观认同性和情境性,同时也注意对以文化为载体的族群内涵的研究。以此而言,我国的族群理论与国外学界的大势是一致的。如孙九霞认为族群是“在较大的社会文化体系中,由于客观上具有共同的渊源和文化,因此主观上自我认同并被其他群体所区分的一群人,即称为族群。其中共同的渊源是指世系、血统、体质的相似;共同的文化指相似的语言、宗教、习俗等。……主观上的自我认同意识即对我群和他群的认知,大多是集体无意识的,但有时也借助于某些客观标准加以强化和延续。”<sup>④</sup>陈志明认为族群是“就共同的渊源而享有某一主观信念的人类群体,这些群体因各自的神话、历史、文化属性及种族意识而彼此相区别。”并指出族群间的权力关系及国家的权力是族群形成的关键因素。<sup>⑤</sup>

值得注意的是,族群理论目前在我国的使用存在泛滥的问题,一方面有些学者认为族群概念具有极大的伸缩性与灵活性,可以取民族概念而代之;另一方面,只要一涉及人类群体的研究,便贴上族群的标签。比如,有些学者认为“族群(ethnic group)常用于指生活方式和文化上与其他团体有差别的任何团体。”<sup>⑥</sup>“族群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较宽广的概念,大可指一个种族或部族,亦可指同一社会中不同文化的社会群体。”<sup>⑦</sup>显然,按照这样的界定,则大多数的人类群体或阶层都可归入族群之列。郝时远先生已指出了族群理论的这种应用泛化之弊,并比较精确地从中、英文的语境里解释了族群(ethnic group)。郝先生认为英文中 ethnic group 一词指具有“族类”性质的群体,“裔”作为中国古代“族类化”及其“后代子孙”的传承概念,对应英语中 ethnic 的历史源流和现实应用也是十分贴切的。<sup>⑧</sup>

除了族群概念的争鸣,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进行了研究。张海洋先生认为认同并非一定在客观要素上成正比等量地发生,“只要任何一方发现维持和建立民族界线于己方有利,哪怕轻微的口音甚至细小的举止都可能被用作族群标志。”<sup>⑨</sup>马戎先生提出了影响族群关系的15类因素,<sup>⑩</sup>对具体的研究有很强的参照意义。孙振玉先生讨论了族群认同与其条件变量间的函数关系,<sup>⑪</sup>可谓独辟蹊径。麻国庆先生在全球化的场域中考察族群认同的发展趋势,认为“在文化互动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族群之间的差异性要小于族群内的差异性的现象。这在中国这一多元一体的多民族的社会中,是一种非常突出的现象。很多所谓的固有的族群文化,已被地方文化所取代,即不同的族群之间的互动,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整合出一种互相认同的超越族群的地域文化。”<sup>⑫</sup>这一观点对传统的以文化特征来界定民族的观点显然是有针砭之效的。

### (三)对民族和族群关系的探讨

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在学术研究中引入西方的族群概念有利于研究的细化和深化,也比较符合我国的民族和民族关系的现状。认为族群更多地具有文化上的意义,而民

族更多地具有政治上的含义;民族是我国特有的概念,含义很复杂,族群概念较之而言更宽泛,更具包容性。“我国的各个族群(汉族、蒙古族等)与国外学术界研究的族群‘ethnic group’(如美国的各族群)是可以相互对应的。”<sup>⑬</sup>林耀华先生认为,族群(ethnic group)专用于共处于同一社会体系中、以起源和文化认同为特征的群体,适用范围主要在一国之内;民族(nation)的定义即“民族国家”,适用范围主要在各国之间。<sup>⑭</sup>这样看来,我国所认定的56个民族似以族群来指称更为妥贴。马戎先生也有相似看法,“我国56个‘民族’实际上相当于西方国家的‘族群’(ethnic groups),使用‘民族’一词来表示这56个群体,这很容易与具有独立政治实体和领土含义的另一个词汇‘Nation’也译作‘民族’相混淆。”<sup>⑮</sup>王联先生也认为英文的 Nation 和 ethnic group 有不少区别:前者所指范围更大,侧重于全体国民,政治性较强;后者所指范围较小,侧重于一国之内的某一部分国民,文化性较强,“中文里的‘民族’是有层次的:‘中华民族’中的‘民族’可视为 nation;而‘汉族’、‘苗族’、‘回族’等中的‘族’则接近于 ethnic group。”<sup>⑯</sup>

一些学者认为,以族群取代民族会给我国的民族格局造成不必要的混乱。事实上,我们赞同引入族群理论更多地是从学术立场出发的;同时,我国目前所作的民族划分及相关制度安排,并不利于现代国家公民性的融铸和民族融合的实现。对此,马戎先生有审慎而深入的论述,他建议把“中华民族”等政治性、国家性层次上的“民族”与“nation”相对应;而把56个“民族”称为“族群”,与“ethnic group”对应,“这样的称谓调整可能引起的歧义和误解最少,与目前世界各国的民族——族群格局也比较适合,从长远看也可以避免内政、外交上的许多政治问题。”<sup>⑰</sup>

### 二、对我国族群的实证研究

在经过近20年的理论争鸣之后,我国族群研究迫切需要的是建立在田野调查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一则回应西方的族群理论;二则可以更好地说明我国的族群情况,用中国的素材发展族群理论。李绍明先生认为,“在民族学、人类学理论上,尤其在族体理论方面,必须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民族志资料,进行认真研究,提出新的见解,作出新的贡献。”<sup>⑱</sup>近年来,这方面的成果也渐成规模。彭兆荣以青裤瑶为例,说明其认同具有明显的“情境对象化”的变异性。<sup>⑲</sup>在另一篇文章里,他也认为“客家群的族性与文化认同基本上属于‘情境策略’。”<sup>⑳</sup>陈志明以马来西亚华人为例,说明了不同的国家认同意识与国家文化造就了各地华人的差异。<sup>㉑</sup>孙九霞以深圳一家工厂为个案,研究了外来工中的族群与族群认同,说明了族群的情景性与工具性。<sup>㉒</sup>梁永佳以大理喜洲为个案,论述了自明迄今国家力量对白族族群认同的影响。<sup>㉓</sup>周大鸣以澳门的土生葡人与广东族群进行比较,说明人口来源对族群的文化认同有强烈影响。<sup>㉔</sup>郝时远在台湾族群关系研究中,指出族群的分类在台湾已成为台独势力所操控的政治工具。<sup>㉕</sup>李远龙以防城港市为例,指出“认同与互动是族群关系的主要指标,它们并非原生不同,而是随时都在表现出动态多变性。”<sup>㉖</sup>沈梅梅在社会性别的视角下,指出现代性推动着少数民族社会中的男人、女人向着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方向发展,<sup>㉗</sup>显示了我国族群研究的深层次发展。周建新通过“粤东客家地区几个研究案例表明,族群认同的根基论与情境论两种理论在实践上并不是截然分开的。”<sup>㉘</sup>伍呷指



出“彝族认同的定义与西方模式有很大不同，更多地考虑了地域与边界的因素。族群认同的非西方模式也应该得到承认。”<sup>②</sup>这提示我们应充分注意我国族群性的本土特点。巫达对彝族中尔普习俗的研究“证实了人类学中一种普遍的认识，即文化不是划分族群边界的条件。”<sup>③</sup>崔延虎的研究表明移动到城镇的维吾尔人交往心理仍以族群内认同为界，他们之间的联系建立在他们对族群生计方式、文化内涵的认同基础之上。<sup>④</sup>这个结论显然是和维吾尔族族群性本身的鲜明特点分不开的。菅志翔对保安族的研究颇能引人深思，她指出“对保安族来说，民族识别以前并不存在所谓的‘民族意识’、‘民族意愿’，所以，保安族的识别是一个从上而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民族身份的设计者和示范者都是政府，是保安社会外部的力量赋予保安人‘保安民族’这个概念。”“保安族的族群认同，在国家、宗教、民族三个层次上具有不同的强度，人们普遍认为国民身份是最重要的，而与现实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影响最深刻的则是宗教认同意识，民族意识只是情境性的”。<sup>⑤</sup>保安族的个案显然是对我国传统的民族概念、民族理论的一个有力的质疑。陈腾从遗传结构的层面上论述了我国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广泛融合，<sup>⑥</sup>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族群认同的主观性。王明珂以历史人类学和民族史研究边缘理论对羌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可谓是中国学者致力于本土族群性研究的一个典范。王先生以充分的田野调查材料说明了羌族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与涵义，进而论述了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sup>⑦</sup>

我国的族群研究虽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须在以后的研究中引起注意，加以改进。

① 过多地强调从主观认同的角度界定族群，对客观的文化特征有所忽略；过多地强调族群之间的差异，尤其是一民族之下各族群的差异，对其共性关注不够，不利于现实民族关系的协调发展。

② 研究单位多拘泥于“民族”，对族群可能存在的跨民族现象研究不够，“忽视了对社会和文化的普遍意义的探索，缺乏可运用在更大范围内的解释力”。<sup>⑧</sup>

③ 多是静态、平面的描述分析，对族群的动态特点研究不够。

④ 重族群整体特点研究，轻族群成员的个体研究。

⑤ 受固有理论模式的影响，多强调族群整体的同一性、延续性，对族群内部的差异性研究不够。

⑥ 研究多集中于边疆、边地民族，或规模较小、社会结构和文化相对单纯的民族，对世居于我国内陆腹地、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民族少有涉及。

⑦ 已有的研究多是以本土素材来证明外来的理论，缺少证伪和创新的研究。

#### 注释：

① 挪威)埃里克森著、王亚文译：《族群性与民族主义：人类学透视》[M]。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02. 3。

② 范可：《中西文语境的“族群”与“民族”》[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 4。

③ 周大鸣：《论族群与族群关系》[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 4。

④ Glazer, Nathan and Moynihan, Daniel P. Introduction. In: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eds. Ethnicity: Theory and Experien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

⑤ Bromley. Ethnos and Endogamy. In: Banks, M., eds. Ethnicity: Anthropological Construction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17 - 24.

⑥ Raoul Naroll. On Ethnic Unit Classification. 转引自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26.

⑦ Edmund Ronald Leach. Political Systems of Highland Burma: A Study of Kachin Social Structure. London: Athlone Press, 1954. 17 - 112.

⑧ Gulliver, P. H. . The Family Herds: A Study of Two Pastoral Tribes in East Africa, the Jie and Turkana.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5. 111 - 112.

⑨ Moerman, Michael. Ethnic Identification in a Complex Civilization: Who are the Lu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5, (67): 1215 - 1230.

⑩ Barth, Fredrik, eds.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Culture Difference. Boston, MA: Little Brown, 1969.

⑪ 荷)尼科·基尔斯特拉著、翟胜德译：《社会经济政策与族群性概念》[J]。世界民族，1997. ①。

⑫ David Y. H. Wu. 冷非译：《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与民族认同》[J]。贵州民族研究，1996. ④。

⑬ Tishkov, Valery. Perspectives on Ethnic Accord in Post-Soviet Space. 转引自王剑峰：《族群性的困境与族群冲突》[J]。思想战线，2004. (4)。

⑭ 美)安东尼·吉登斯著、郑戈译：《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M]。北京：三联书店，2000. 137。

⑮ ⑯ Keyes, C. F.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 In: Keyes, C. F., eds. Ethnic Chang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1. 3 - 30.

⑰ Fishman, J. A. . Language and Ethnicity in Minority Sociolinguistic Perspective. Clevedon - Philadelphia: Multilingual Matters, 1989. 25.

⑱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In: Clifford Geertz, eds.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 The Quest for Modernity in Asia and Africa. New York: Free Press, 1963. 105 - 157.

⑲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 39。

⑳ Weber, Max. The Ethnic Group. In: Parsons and Shils, eds. Theories of Society. Glencoe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61. (1)。

㉑ ㉒ ㉓ ㉔ ㉕ (美)斯蒂文·郝瑞著 (Stevan Harrell)、巴莫阿依、曲木铁西译：《田野中的族群关系与民族认同——中国西南彝族社区考察研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 268. 59. 271. 54.

㉖ (荷)尼克鲁·康斯特伯：《历史与客家认同的建构》[J]。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第202、203期。

㉗ (日)濑川昌文：《畲族的族群认同与客家的文化影响》[J]。中国人类学学会通讯，第202期。

㉘ Gladney, Dru C. . Ethnic Identity in China: The Making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cations, 1998.

㉙ Harrell, Stevan, eds.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 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②⑥ Heberer, Thomas. China and Its National Minorities: Autonomy or Assimilation?. New York: M. E. Shaper, 1989.

③⑩何翠萍、蒋斌. 导论. 见:蒋斌、何翠萍编. 国家、市场与脉络化的族群[M]. 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2003. 9.

③②比较重要的有张茂桂等. 族群关系与国家认同[M]. 台北:业强出版社, 1993;谢世忠. 西双版纳的族群现象[M].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1993;陈昭如. 历史迷雾中的族群[M]. 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5;邵宗海等. 族群问题与族群关系[M]. 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95;王明珂. 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7;施正锋. 族群与民族主义:集体认同的政治分析[M]. 台北:前卫出版社, 1998;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廖炳慧. “重建想象共同体:国家、族群、叙述”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 2004;郑依亿. 仪式、社会与族群:向天湖赛夏族的两个研究[M]. 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4;王甫昌. 当代台湾社会的族群想像[M]. 台北:群学, 2004.

③③ Gates Hill. Chinese Working Class Liv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252.

③④谢世忠. 西双版纳的族群现象[M]. 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 1993. 25.

③⑤田敏. 论族群不能取代民族[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4. ①.

③⑥阮西湖. 民族, 还是“族群”——释 ethnic group 一词的涵义[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 ①.

③⑦陈志明. 族群的名称与族群研究[J]. 西北民族研究, 2002. ①.

③⑧纳日碧力戈. “民族”百年回眸[J]. 广西民族研究, 2000. ①.

③⑨④⑤③⑦⑤马戎. 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92. 94. 496. 44. 44 - 45.

④⑩⑤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中国民族学史(下)[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1998. 127. 450.

④⑪王希恩. 论“民族建设”[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4. ①.

④⑬覃光广、冯利、陈朴编. 文化学辞典[J].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8. 664.

④⑭孙九霞. 试论族群与族群认同[J]. 中山大学学报, 1998. ①.

④⑮陈志明、罗左毅译.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上)[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 ①.

④⑯黄泽. 云南未识别群体研究的族群理论意义[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1. ①.

④⑰⑱周建新. 族群互动中的族群认同:粤东潮客村落的二次研究. 见: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编. 族群与族际交流[C].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133. 143.

④⑲郝时远. 中文语境中的“族群”及其应用泛化的检讨[J]. 思想战线, 2002. ①.

④⑳张海洋. 浅论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族群认同与跨文化传播——学习林耀华教授《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译名问

题》的体会. 见:马启成、白振声主编. 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C].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104.

⑤①孙振玉. 试析族群认同与其条件变量间的函数关系. 见: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编. 族群与族际交流[M].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34 - 35.

⑤②麻国庆. 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族群认同. 见:中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编. 族群与族际交流[C].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3. 55 - 56.

⑤③林耀华. 民族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56.

⑤④马戎. 试论语言社会学在社会变迁和族群关系研究中的应用[J]. 北京大学学报, 2003. (2).

⑤⑤王联. 关于民族和民族主义的理论[J]. 世界民族, 1999. ①.

⑤⑥李绍明. 从中国彝族认同谈族体理论——与郝瑞教授商榷[J]. 民族研究, 2002. ①.

⑤⑦彭兆荣. 民族认同的语境变迁与多极化发展[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1997. ①.

⑤⑧彭兆荣. 实践与历史想象之间——客家族群认同与宁化石壁公祭仪式[J]. 思想战线, 2001. ①.

⑤⑨陈志明著、罗左毅译. 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马来西亚为例(下)[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2. ①.

⑤⑩孙九霞. 外来工中的族群与族群认同. 见:周大鸣编. 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C].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233.

⑤⑪梁永佳. 地域崇拜的等级结构——大理喜洲仪式与文化的田野考察(博士学位论文)[D]. 北京:北京大学, 2003.

⑤⑫周大鸣. 澳门的族群与认同. 见:周大鸣编. 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C].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423.

⑤⑬郝时远. 台湾的“族群”与“族群政治”析论[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 ①.

⑤⑭李远龙. 认同与互动:防城港的族群关系[M].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1999. 120.

⑤⑮沈梅梅. 族群认同:男性客位化与女性主位化——关于当代中国族群认同的社会性别思考[J]. 民族研究, 2004. ①.

⑤⑯伍呷. 彝族的经典与族群认同. 见:周大鸣编. 中国的族群与族群关系[C]. 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 2002. 291 - 292.

⑤⑰巫达. 彝族社会中“尔普”形式的变迁[J]. 民族研究, 2004. ①.

⑤⑱崔延虎. 流入城镇的新疆维吾尔族农村人口的族群认同及其文化意义. 北京:“少数民族人口流动、教育和种族认同”研讨会, 1999.

⑤⑲菅志翔. 国家构建中的族群身份转换[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4. ①.

⑤⑳陈腾. 甘肃青海地区5个少数民族群体遗传结构及变化规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 西安:西安交通大学, 2002.

⑤㉑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一个华夏边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M].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2003.

[责任编辑 马成俊]

[责任校对 红 峰]